《東華漢學》第 5 期；頁 213-255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07 年 6 月

在地的遊子／歸鄉的旅人：「台灣文學旅行系列」中時空交錯的地方幻影

李依倩*

【摘要】

近年來，旅遊書寫隨著觀光熱潮成為當今主要出版項目。2002-2004 年間所出版的「台灣文學旅行系列」一反先前外人窺視異地的角度，以「在地」作家親歷的斯土風華導覽台灣地景。然而，「在地」身份如何界定？在地作家與地方關係為何？據此形塑出何種地方圖像？呈現出何種旅行樣貌？本研究發現當代人的頻繁遷徙導致在地性漸趨多元主觀，個人與地方間的情感聯繫與文學淵源常成為認定基礎，然而歲月流轉往往導致在地標籤下瀰漫著對現今地景的陌生疏離，作家們也因此將原為空間性質的地方之旅化為時間回溯式的懷舊憶往，地景雖然在歷史記憶的層層堆疊下更為豐富多元，但最終所呈現的卻是一趟不可能的旅程。

關鍵詞：旅行文學　地方感　歷史　記憶　地景

---

*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導言

近年來，臺灣隨著產業發展、休假制度改進以及生活型態轉變等因素，觀光旅遊蔚為風潮，而相關書籍亦充斥於坊間，儼然成為當今主要出版項目之一。[1]關於旅行的書寫至少已有千餘年歷史，至今已形成一種跨地域性的龐雜整體。早在西方探險時代展開之前，旅行故事就持續被傳誦與書寫著。[2]在傳播運輸科技發達且政治經濟體系高度全球化的二十世紀末期，旅遊及其書寫與研究均呈現高度成長。不論旅者、寫者、讀者各有何動機與需求，出版市場上對旅遊書寫的興趣與需求一直居高不下。

先前，旅遊書籍的作者所注重的是，其作品如何能盡量迎合多元歧異的廣大讀者群，此點由已出版於大眾媒介平台的旅行文學為最，特別是報章雜誌旅遊版與專門性旅遊雜誌，常以評估式與印象性的遊後回顧達成提供資訊、宣傳促銷以及娛樂休閒等功能。[3]書寫者往往對某特定地點提供敘述性與選擇性的資訊，協助讀者建構潛在的旅遊目標與方向。[4]

隨著旅遊型態與路線日趨專門化與精緻化，以及相關出版的日漸成長與流行，旅行書寫也開始朝多元化與特殊化的方向發展。坊間原先可能以制式旅遊指南或旅遊見聞錄為主，現在則有各種形式與風格的旅行書寫：個人想像的、優美詩意的、滑稽有趣的、荒謬諷刺的。在台灣，

---

[1] 歐宗智：〈開拓旅行文學的新領域——評介《縱橫天下》〉，《書評雙月刊》第四十三期（1999.12），頁6-9。

[2] Joshua A Fogel, 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 1862-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6) 7.

[3] Graham Dann, The Language of Tourism: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Wallingford: CAB International, 1996) 59.

[4] Beverley Ann Simmons, "Saying the Same Old Things: A Contemporary Travel Discourse and the Popular Magazine Text," Tourism and Postcolonialism: Contested Discourses, Identities and Representation, ed. Hazel Tuck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43.

近年來旅行書寫也逐漸展露新穎的風貌，[5]來自各種背景與世代的作者對旅行的內涵及意象各有其詮釋角度或呈現方式，呈現出有別以往的旅行文學型態。其中，紅樹林文化環顧坊間眾多提供便利資訊與多元玩樂方式的旅遊指南後，[6]認為以文學的角度來看待旅行將能帶來更深刻的印象與感動，遂於2003-2004年間出版「台灣文學旅行系列」二十二部作品，邀請包括散文作家、詩人與小說家在內的十七位作者以文學感性引領讀者臥遊台灣的自然及人文景致，此外並一反先前旅行文學多以外來者身分勾勒異鄉形貌的一貫角度，標榜透過「在地」作家以己身人生歲月所親歷的斯土風華，描繪出現實與記憶、時間與空間縱橫交錯的文學地景。

根據Crang的看法，[7]地景的塑造是社會意識型態一種表達方式，而意識型態又因地景的支持而得以延續；文學地景因此可被視為是一套表意系統，吾人可根據其形貌推估地方被賦予了什麼意義、人們又是基於何種的期待與信念塑造地景，並藉此一窺當代社會群體據以組織的原則。循上述脈絡，本論文深入檢視臺灣文學旅行系列，意欲探討：在此種以在地作家擔任嚮導的文學旅行中，作家對其「在地」身分有何自我認定？在此種認定下，作家與地方維持著何種關係或抱持何種看法？作家以上述認定暨關係為基礎，又運用哪些敘事手法與情感訴求塑造出何種文學地景？其間又反映出當代社會的哪些文化與心理需求？

---

[5] 胡錦媛：〈遠足離家——迷路回家〉，《臺灣當代旅行文選》（台北：二魚出版社，2004），頁7-13。

[6] 紅樹林文化隸屬於城邦出版集團旗下，以即時行樂與心靈解放為出版特色，其系列叢書既有探索都會男女情感生活者，亦有如台灣文學旅行般發掘本土風情者。

[7] 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頁35。

二、文學地景與地方感

（一）地方感

「地方」此一概念常以地理為基礎，指涉具有一組實體特徵的物理場景，並與某既有的實際地點相互連結，例如店舖、家園或是城鎮。[8]在此種基礎層次之上，則如Soja所言，[9]「地方」通常有兩種不同用法：首先在傳統的概念下，指的是一個可作為社會互動情境的實際場景，其次則指人際互動與實踐的社會場域所建構的情境。在實證導向的研究中，地方以客觀的、可觸及的型態存在——通常是人們工作、玩樂、家庭與社區等日常活動所集中的特定地點。然而，新進研究卻發現，在人們在回憶中，地方並非只是日常活動的固定背景，而是被視為某個和他地有別的「場景、地景、儀式、例行公事、以及人」之組合。[10]

學者提出地方感 （sense of place） 此一概念以捕捉上述情愫，描述個體在情感與認知、使用與關懷的混合下，對某特定地點滋生眷戀感的能力。地方對於個人和社會層次均有其重要性。[11]對個體而言，其主體性必然鑲嵌於地方之中；[12]由海德格所稱的「操煩」（care）來看，投身世界的我們無時無刻都必須將注意力集中於世界的某個面向，而我們涉身其間的鄰近地方比起遠地他方來，自然成為重要的關注面向，地方因此可以被視為我們「操煩」世界的核心——我們對世界的一切認知總

---

[8] Patricia A. Stokowski, “Languages of Place and Discourses of Power: Constructing New Senses of Place,”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34.4 (2002): 368-382.

[9] Edward W. 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1989) 79.

[10] Lesley Fishwick & Joanne Vining,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Recreation Pla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2:1 (2002) 57.

[11] Stokowski 368-382.

[12] Jeff E. Malpas, Place and Experience: A Philosophical Top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5.

是奠基於地方、以之為起點。[13]如此一來，只有在地方的涵蓋架構下，主體才是可能的。[14]若無地方，人類及其存在將只是抽象的；個體的身分、形貌、內涵都是仰賴其居住地的情境條件與在該空間所進行的具體活動而得以成形。個人的認同因此和與其生命歷程緊密交織的地方連結在一起，對自我的省思、回顧與建構也必需透過對地方的探索才得以實現。對社會群體而言，Relph指出，地方不僅是個人立足世界的基礎，也是群體安全感與認同感的來源，地方對人類歸屬感而言極為重要。[15]具有地方特殊性的行為與互動模式在日常生活中為當地人所採納，並成為人群與社區共同經驗的支柱與凝聚力。人群因此得以藉著包含了一系列文化特徵的地方性質來界定自我、確立認同、與他人相互聯繫並組構社群。

（二）文學中的在地與移動

詩歌、小說與散文等各種文學類型中，不乏對地方、地景等種種種空間現象的敘述和詮釋。正如Malpas所言，[16]在文學中，個體常與地方相互束縛於記憶之中，尤其是個人性與自傳性的記憶，往往與特定空間或地方緊密連結。正如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所顯示的，我們想念一個人時，所回想起來的不僅只是人，而是人和地方、人與相關地點及環境；兩者都是同樣影像與單一記憶的一部分。地方使記憶中的人事物影像清晰、輪廓浮現、內容豐盈、有所憑藉，並得以在記憶主體的心靈空間中佔有特定位置，得以被持續追憶與懷想。

近年來，文學中的地方與地景書寫越來越受到地理、文學、社會學、

---

[13] 轉引自Mike Crang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頁145，原書請見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J. Macquarrie & T. Robinson (N.Y.: Haper & Row, 1962).

[14] Malpas, 177.

[15] Edward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16] Maplas, 175-178.

文化研究等眾多領域的廣泛重視。文學地景一方面提供研究者由個體主觀經驗理解人們空間感知與情感聯繫的途徑，[17]另一方面，文學裡的空間書寫不但提升閱讀樂趣與美感體驗，更幫助我們理解與建構獨特的人文暨自然地景，促進地域情感與認同的滋生，[18]將有助於凝聚社區與鞏固群體。

旅行文學中雖向來不乏對地方人文與自然風景的書寫，然而旅行最純粹最迫切的動機並非對「地方」的嚮往，而是對「移動」的渴望，正如小林紀晴在《日本之路》中所表示的，對他而言旅行其實就是一種離開當下此地、前往某處的莫名驅力。[19] 此種移動的渴望或許源自對自由與解放的潛在需求，尤其在文學、藝術與思想的領域中，家園可能象徵著一成不變、單調、沉悶與侷限，夢想與創新則存在於異鄉遠地，有待追尋探索。[20]旅者因此揮別家園那熟悉穩定的既存空間，朝未知、危險、新穎與不確定之處前進，那是一個「異世界，是一個外在的、混亂的世界，是鬼魂、惡魔以及非我族類所居住的世界」。[21]

旅行文學因此是關於離家、移動、行程中的各式遭遇以及某個目的地。這個目的地可大可小、可內可外、可具體可抽象：發現新大陸、徒步跨越南極、尋找失落的古文明、認識他地族群、物產、文化，或是自我探索、自我發現、自我確認與自我對話。

循上述脈絡來看，邀請在地作者進行旅行書寫既飽含矛盾又富有契機。旅行是關於離家，然而在地卻意味著固守家園；旅行的重心是移動、是空間中的到來與離去，在地卻代表著定居某地、生於斯長於斯；旅行希冀著陌生與新穎，家園卻是親切而熟悉的；旅行意味著遠在他方的某

---

[17] 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頁57。

[18] 吳潛誠，〈地誌書寫：楊牧與陳黎〉，《更生日報》（1997年11月9日）。

[19] 小林紀晴：《日本之路》（台北：遠流，2001）。

[20] Fogel, 6.

[21] Eliade, Mircea,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9) 29-30.

個目的地，但一個在地人與斯土所進行的旅行中，起點與終點同在一地、己身與他者融於一體、家鄉與異國匯聚重疊、新穎與陳舊交互重疊。如此一來，在地作家將如何書寫這趟旅程？而究竟何謂在地？本研究接下來將採文本暨論述分析以回答上述問題及先前所提出的其他研究問題。

三、作品形式與結構的分析：

（一）研究方法：文本暨論述分析

Titscher等曾將文本界定為一項論述事件中所製造出的書寫，而作為可數名詞的論述則是一種「從特定觀點將經驗加以表義的方式」。[22]依循上述見解，本研究將台灣文學旅行系列二十二本作品作視為「在地作家以己身親歷之斯土風華進行地方導覽」此一論述事件中所製造出來的文本，並將就文本作為一項溝通事件所需滿足的數個面向加以檢視，[23]首先將探討內部面向如文本表面的組成元素（the components of textual surface）以及文本意義（textual semantics）。

由於上述文本是論述事件所產製的書寫，應被視為社會行動的語言使用，[24]因此本研究亦需考察創造性語言使用及其與較寬廣的社會文化結構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必須將較屬於文本外部之社會情境加以考量。檢視的重點包括文本製造者的態度與目的、文本所遵循的傳統規約、文本所處的情境、文本和同時期或先前其他文本的互文性。

---

[22] Stefan Titscher, et al., Methods of Text and Discourse Analysis（London: Sage, 2000）148.

[23] 這些面向來自Robert de Beaugrande and Wolfgang U. Dressler, Einfűhrung in die Textlinguistik(Tűbingen: Niemeyer, 1981)，轉引自Titscher et al., 22-24。

[24] 這是對於作為抽象名詞的論述之看法，請見Titscher et al., 2。

本研究主要分析對象除了台灣文學旅行系列二十二本作品之外，還包括出版者呈現於官方網站上的書籍介紹。[25]官網介紹可協助本研究進一步瞭解出版者對此系列的定位與所欲強調的重點。本研究將之與書籍內文交互對照後，發現出版者雖然為了統合此一系列的基調與主要訴求，有時難免將眾多作品間歧異的書寫策略加以簡化與齊一化，但大致上並未背離作品的實際內容與走向。

（二）構成文本的基本要素

本研究根據先前所提出的問題而聚焦於「在地作家以己身親歷之斯土風華進行地方導覽」此一主軸後，首先將構成文本表面的基本要素整理成表一，並初步探究其意涵，也開始將較屬於文本外部的社會文化情境納入考量。

從表格一看來，全系列二十二本作品中，作家之書寫對象即為其於自序或自介中所認定為家鄉者共有二分之一（十一本），另外二分之一則因其他各種因素而與其書寫地方結緣，例如求學、就職、居住、旅遊等。不管書寫對象是否為家鄉，為文導覽時仍駐留其書寫之地者，估計不超過五個。[26]

[25] 城邦讀書花園網頁：www.cite.com.tw

[26] 許多作家未曾言明對於寫作時是否仍駐留於書寫之地，研究者試圖從字裡行間推敲，但仍有相當程度的不確定。

表一 基本元素

作者	書名	副標題	描寫地點	作者家鄉	作家與地景的關係	作者背景
六月	《蕉城相思雨》	細數蕉葉所寫下的歷史縮影	高雄縣旗山鎮	新竹縣新埔鎮	成長之地	散文作家、報社主任、經理
心岱	《玉山悠然行》	縱橫於國家公園的高山與幽谷之間	玉山	彰化縣鹿港	探勘考察	報導文學作家、記者
田炎欣	《深坑美簷櫻》	探訪簷櫻山林，帶回滿囊豆腐飄香	台北縣深坑鄉	南投縣中寮鄉	故鄉的投射	散文作家、記者、電視節目製作
朱衣	《岡山樹色新》	島之南綠如茵，瀰漫離鄉背井濃濃鄉愁的記憶	高雄縣岡山鎮	高雄縣岡山鎮	家鄉	小說家、翻譯
吳當	《成功山海戀》	山光水色看不盡，海產鮮美引垂涎！	台東縣成功鎮	台東縣	家鄉	詩人、散文作家、雜誌創辦與編輯
吳鳴	《來去鯉魚尾》	踏尋花蓮壽豐鄉的歷史與山水情	花蓮縣壽豐鄉	花蓮縣壽豐鄉	家鄉	散文作家歷史教學與研究
吳鳴	《豐田和風情》	尋索日本移民村的歲月屐痕	花蓮縣壽豐鄉豐田村	花蓮縣壽豐鄉豐田村	家鄉	同上
林柏維	《鹿谷茶飄香》	還我美麗鹿之谷	南投縣鹿谷鄉	南投縣鹿谷鄉	家鄉	散文作家、歷史教師、書店總編輯、選舉文宣
康原	《彰化半線天》	尋找彰化市的文學原鄉	彰化市	彰化市	家鄉	散文作家、雜誌編輯
張時坤	《涵碧水沙連》	走進逐鹿傳說的日月潭仙境	南投縣魚池鄉	南投	家鄉中從前未曾探訪之區	散文作家、雜誌創辦、電影公司主管

作者	書名	副標題	描寫地點	作者家鄉	作家與地景的關係	作者背景
黃秋芳	《東河網深情》	滾落在太平洋的珍珠	台東縣東河鄉	高雄市	求學	小說家，曾經營地方文化營、刊印地方報導
愛亞	《湖口相片簿》	尋找曾經暖調子的湖口記憶	新竹縣湖口鄉	四川重慶	成長	散文作家、雜誌執行主編、廣播節目製作、主持、傳播公司企劃、報紙兒童版策劃
溫小平	《天母不了情》	踏尋清風鳥鳴的天母風華	台北市天母	基隆	居住	散文作家、電台主持
陳正家	《九份黃金客》	踏尋金天銀地的九份歷史與美景	台北縣瑞芳鎮九份	台南市	旅遊	散文作家、教師
陳銘磻	《五峰清泉夢》	尋找三夢屋與張學良囚禁地	新竹縣五峰鄉	新竹市	旅遊	報導文學作者、電視與廣播節目主持、電影編劇、雜誌發行與編輯
陳銘磻	《尖石櫻花落》	尋找部落傳說中的生命光澤	新竹縣尖石鄉	新竹市	教書	同上
陳銘磻	《竹塹風之戀》	尋找失落九降裡的新竹風華	新竹市	新竹市	家鄉	同上
陳艷秋	《七股舞黑琵》	行走濕地綠汕紅樹林，遊看瀉湖黑琵鷺	台南縣七股鄉	台南縣佳里鎮	鄰鄉	小說家、雜誌編輯電視、電台節目主持人
陳艷秋	《佳里火鶴紅》	探勘北頭洋西拉雅文化的蕭壟情趣	台南縣佳里鎮	台南縣佳里鎮	家鄉	同上

作者	書名	副標題	描寫地點	作者家鄉	作家與地景的關係	作者背景
陳謙	《戀戀角板山》	追逐飛揚的角板山驚奇	桃園縣復興鄉	桃園縣復興鄉	家鄉	詩人、編輯、電台主持
齊萱	《後山海天藍》	奔放，在台東市的艷陽與滄浪中	台東市	台東市	家鄉	小說家、翻譯
蕭蕭	《暖暖壺穴詩》	走進水與岩石纏綿的暖暖詩篇	基隆市暖暖區	彰化	居住	詩人、教師

二十二本書十八位作者中，幾乎所有人都兼具文學創作與傳播實務雙重背景。在文學方面各文類（小說、詩歌、散文、報導文學等）皆有擅長者，傳播方面則跨越書刊雜誌、廣播電視與電影等平台，從經營管理、製作主持、編輯企畫到採訪報導者等皆有。上述背景也反映於此系列的作品結構上，稍後會再提及。

另外，從表格一可以發現二十二本書中有五本在書名中嵌入地方之古名或舊稱，初步展露出探索地景之時間圖譜的意圖：《來去鯉魚尾》（鯉魚尾——壽豐）、《彰化半線天》（半線——彰化）、《涵碧水沙連》（水沙連——日月潭地區）、《「竹塹」風之戀》（竹塹——新竹）、《蕉城相思雨》（蕉城——旗山）；此外，全系列中共有九本在副標題中表露出以歷史記憶為主軸或基調的意圖，或流露出物事人非、今非昔比的感慨：《蕉城相思雨》（細屬蕉葉所寫下的歷史縮影）、《岡山樹色新》（島之南綠如茵，瀰漫離鄉背井濃濃鄉愁的記憶）、《來去鯉魚尾》（踏尋花蓮壽豐鄉的歷史與山水情）、《豐田和風情》（尋索日本移民村的歲月屐痕）、《鹿谷茶飄香》（還我美麗鹿之谷）、《彰化半線天》（尋找彰化市的文學原鄉）、《湖口相片簿》（尋找曾經暖調子的湖口記憶）、《九份黃金客》（踏尋金天銀地的九份歷史與美景）、《五峰清泉夢》（尋找三夢屋與張學良囚禁地）、《竹塹風之戀》（尋找失落九降裡的新竹風華）。

本研究的焦點在於作家以親歷之斯土風華進行地方導覽之書寫策略，循此脈絡遍覽台灣文學旅行系列後，發現在書名或副標題中意欲追尋歷史記憶與流露懷舊情愫者，最能提供前述書寫策略之佐證或範例，因此上一段所提到的十一本書（書名嵌入古地名者五本，加上副標題與歷史記憶和懷舊思鄉有關者九本，再扣除重複者三本）將於文本分析與討論時較常被引用。

（三）結構與形式

在「台灣文學旅行」此一既標榜以文學角度描繪台灣之美、又延續旅遊指南實用導覽功能的圖書系列中，由不同作家各自描繪不同地方的作品大致符合某一出入有限的共通架構，常由四大區塊所共同構成（請見表二）。[27]

雖然此系列負責導覽的作家大多有「在地」身份，然而一剛開始的書序部分，還是高度仰賴形式明確、公眾認可的傳統在地權威作為導引。此種權威通常以行政長官的形式出現，尤以鄉長為最多：《戀戀角板山》的復興鄉長林誠榮，《五峰清泉夢》的五峰鄉長秋賢明，《涵碧水沙連》的魚池鄉長廖學輝，《來去鯉魚尾》的壽豐鄉長張懷文；地方權威有時則在官位階層間上下移動，縣長、鎮長、文化局長亦偶而步上導覽舞台，如《成功山海戀》的台東縣縣長徐慶元與鎮長江文隆、《彰化半線天》的彰化縣長翁金珠、《深坑美簪櫻》與《九份黃金客》的台北縣長蘇貞昌以及《岡山樹色新》的岡山鎮長吳森發。

[27] 表格中加上引號的的內容概要，通常是在與內文交互對照、確認無誤後直接引自官網介紹的，至於未加引號者，則是官網介紹有所欠缺、研究者遂自行摘要者。

表二 內文結構

書名	內容結構			
	序文（作者）	人文歷史記敘	風景名勝導覽	「旅遊資訊」提供
《五峰清泉夢》	五峰鄉長秋賢明、神父丁松青及小學主任吳新生	「五峰鄉的歷史沿革」「五峰鄉的歷史遺址」	「五峰鄉的風景」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戀戀角板山》	復興鄉長林誠榮、作家凌明玉	「角板山初相識的歷史明鏡」「悲喜角板山的歷史遺址」	「戀戀角板山的風景與傳說」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暖暖壺穴詩》	詩人向陽、方梓	「為人文留下深刻的記錄」「為歷史古蹟開創新見地」	「以詩篇呈現暖暖之美」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彰化半線天》	彰化縣長翁金珠、作家王灝	「從半線到彰化的記憶」「夜讀半線閱讀歷史」	「斜陽之外的彰化風情」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竹塹風之戀》	新竹市長林政則、文學家邵僩與愛亞、新竹影像博物館館長劉鴻全	分區探訪新竹市名勝古蹟，並追憶過往，對照今昔。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尖石櫻花落》	作家林文義、尖石鄉長雲天寶	介紹當地泰雅族歷史文化與現況、緬懷舊時人事物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鹿谷茶飄香》	詩人向陽、林彧	「為人文留下深刻記錄」	「用美文創見鹿谷鄉夢般美景」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湖口相片簿》	文學藝術家楚戈、新竹縣長鄭永金、前新竹縣文化局長蔡榮光、湖口鄉長黃德共	「為人文留下深刻記錄」	「用美文創見湖口鄉寫實美景」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書名	內容結構			
	序文（作者）	人文歷史記敘	風景名勝導覽	「旅遊資訊」提供
《成功山海戀》	台東縣長徐慶元、文化局長林永發、鎮長江文隆、文史工作者王河盛	「為人文留下深刻記錄」	「用美文創見成功夢般美景」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九份黃金客》	徐匯中學校長戴榮佳、文史作家賴文祥	「為人文留下深刻記錄」	「用美文創見九份夢般美景」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七股舞黑琵》	鄉長蔡舜忠、歌手蔡振南	「為人文留下深刻記錄」	「用美文贊歎七股海岸夢般美景」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涵碧水沙連》	魚池鄉長廖學輝、文史作家黃炫星	「為人文留下深刻記錄」	「用美文創見日月潭夢般美景」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佳里火鶴紅》	佳里鎮長邱建男、歌仔戲明星唐美雲	「為人文留下深刻記錄」	「用美文創見佳里寫實般美景」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壽豐鯉魚尾》	壽豐鄉長張懷文	「為人文留下深刻記錄」	「為人文留下深刻記錄」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蕉城相思雨》	中研院副院長曾志朗 旗山鎮鎮長邱武良	「為人文留下深刻記錄」	「用散文與報導創見深坑鄉夢般美景」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深坑美簪櫻》	台北縣長蘇貞昌，代鄉長張基長、畫家顏松濤	「為人文留下深刻記錄」	「用散文與報導創見深坑鄉夢般美景」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豐田和風情》	文史作家邱坤成、徐永光	「為人文留下深刻記錄」	「用散文與報導創見豐田村夢般美景」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天母不了情》	奧美傳播董事長白崇亮、藝術工作者龍君兒、實踐大學設計系主任李清志	「為人文留下深刻記錄」	「用故事創見天母悠閒般美景」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書名	內容結構			
	序文（作者）	人文歷史記敘	風景名勝導覽	「旅遊資訊」提供
《岡山樹色新》	鎮長吳森發、歌手高凌風、動腦雜誌總編輯王彩雲	「以小說家精神，以故事訴情，帶你穿梭於記憶與現代中，遊走小說般場景」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玉山悠然行》	作家朱衣、地球科學家金恆鑣、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長林青	「紀錄時間在台灣之背刻鏤的痕跡」	「飽覽台灣最動人的自然風景」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後山海天藍》	台東市長賴坤成、台東市文化局長林永豐、舞蹈家劉梅英	「縱纜時間在台東刻鏤的痕跡」	「以澎湃的熱情帶您體驗台東的陽光和海洋」、「品味道地的台東人文風景」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東河網深情》	台東縣長徐慶元、台東縣文化局長黃永發、東河鄉鄉長林東滿、公視執行製作謝碧春	「仔細刻畫部落藝術創作」	「描繪山脈海岸壯麗景觀」	「以專業精神傳述旅遊資訊」

這些形式上的地方權威雖有不少人與同為在地，然先前多互不相識，少數聯繫也僅止於間接聽聞或是書寫時提供協助，如《佳里火鶴紅》的佳里鎮長為作者陳豔秋國中小時期低一屆的學弟，《來去鯉魚尾》的壽豐鄉長則為作者兩位姊姊的朋友，而《湖口相片簿》鄉公所主任秘書提供文獻資料供作者參考，並帶領作者實地探勘以尋找寫作題材。

書寫序文者中屬較少數的一群多為文藝創作者與文史工作者，如《豐田和風情》的文史作家邱坤成、徐永光，《竹塹風之戀》的美食家陳鴻與作家愛亞及邵僩，《湖口相片簿》的藝術家楚戈、《七股舞黑琵》的歌手蔡振南、《尖石櫻花落》的作家林文義、《暖暖壺穴詩》的詩人

向陽與方梓。這些人雖不具象徵地方權威的正式名銜，但與作者多有較密切的關聯與共通的地方情愫，如林文義曾多次與作者陳銘磻造訪尖石鄉且留下深刻印象，陳鴻、愛亞與邵僩和陳銘磻同樣對新竹故鄉擁有美好記憶與無限緬懷，而向陽、方梓則曾一度和蕭蕭同為暖暖居民。

在地方權威或在地人的形式引領下，旅遊導向的地方書寫正式展開。緊接在序文之後的作品主體通常由三個部分所組成：人文歷史記敘、風景名勝導覽、旅遊資訊提供。

所有書籍在其末尾皆具備且其形式最為一致的當屬旅遊資訊的提供，官網介紹強調，具有傳媒工作經驗的作家們除了能以文學筆法帶領讀者神遊某地，還能提供交通、飲食、特產、住宿、行程安排等方面的專業旅遊資訊，希望讀者日後能按圖索驥，一飽該地美麗風光的全貌。這也說明此系列在文學與心靈層面外，還試圖兼顧旅遊實務層面，並希冀能經由前者所激發的情思，使後者為可能。本研究接下來的檢閱與分析，也將思考此一期待是否能得到某種程度的落實。

各作品在形式與內涵方面差異較大的，當屬人文歷史記敘、風景名勝導覽此兩部分。在此，作家往往各自運用其所擅長的文類形式描繪自然與人文地景：散文作家用「美文創見」一地「夢般美景」（如《湖口相片簿》的愛亞與《九份黃金客》的陳正家），詩人則以詩篇呈現地方之美（如《暖暖湖穴詩》的蕭蕭），小說家則利用地方場景所構築的故事舞台展演記憶與現實中的人事物（如《岡山樹色新》的朱衣）。

在表二中更為重要的是，歷史記憶在一部作品中的比重初步顯現：有些作品以歷史記憶貫穿除旅遊資訊外的全書主體，因此並未另闢篇章描寫風景名勝，如朱衣在《岡山樹色新》中以穿梭於過往與現今場景的十個故事帶出地方記憶與風貌，陳銘磻在《竹塹風之戀》中則是將新竹市分成三大區塊進行探訪，[28]而懷舊記憶與今昔對比從頭到尾交織其

[28] 這三大區塊分別是：「依循著各區文學步道，北區走一遭」、「行至東區，

間。另外，就算是人文歷史和風景名勝兩者兼顧者，有時也在規劃上顯露出對前者的偏重，並可初步窺見其歷史書寫策略，如《五峰清泉夢》、《戀戀角板山》、《暖暖湖穴詩》、《彰化半線天》等皆是。

四、在地身份與歷史書寫

「台灣文學旅行系列」邀請在地作家擔任地方感的中介者與旅遊的心靈嚮導，描繪記憶與現實交錯的地方景緻，訴說以人生歲月親歷的故土風華及伴隨而來的感懷，以期帶給讀者深刻且雋永的印象與感動。然而，什麼樣的資格才足以將作家標定為「在地」？「在地」標籤下，作家與土地有何種關係？

（一）在地身分的認定

作家「在地」身分的關鍵大多在於其出生成長之地與書寫對象的吻合，如《戀戀角板山》的作者陳謙生於舊名角板山的桃園復興鄉，[29]《佳里火鶴紅》的陳艷秋生於台南縣佳里鎮。[30]出生地也常暗示著作者家族或本人在此長久居住，如生於南投縣鹿谷鄉的《鹿谷茶飄香》作者林柏維回顧故鄉歷史時，在文獻記載中發現數代之前的先人曾在1750年代在當時名為大坪頂的該地從事開墾，[31]而《佳里火鶴紅》的陳艷秋則是在誕生於佳里後，歷經童年、求學、工作、結婚等階段的大半人生都不曾遠離家鄉。[32]

景致又是峰迴路轉」、「親訪南寮與香山區，迎風看海」。

[29] 陳謙：《戀戀角板山》（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30] 陳艷秋：《佳里火鶴紅》（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31] 林柏維：《鹿谷茶飄香》（台北：紅樹林文化，2004），頁26。

[32] 陳艷秋：《佳里火鶴紅》，頁16。

「在地」對於一個作家而言，更重要的意義可能在於故鄉對其文學創作長久且深刻的影響。康原曾在《作家的故鄉》中指出作家的故鄉不只是其生命原鄉，往往也是文學的原鄉，[33]而在他書寫故鄉的《彰化半線天》中，另一位作家王灝則在序文中指出康原本人即為此論點之例證，因其著作大多都和所生長的半縣地區的幾個鄉鎮市，有著密不可分的因緣。[34]對《豐田和風情》的作者吳鳴而言，故鄉豐田則是他的「文學本事與散文地圖」，而這也構成了他寫作此書的動機：「對於生長的故鄉，我一直有著深深的契情……我用文字帶你去尋找我的文學本事，帶你認識豐田，認識我的散文地圖」。[35]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已非昔日安土重遷的農業社會，數十年如一日久居一地的情形日漸稀少，許多人一生中常因求學就業婚姻等自願與非自願的因素在島嶼內外四處遷徙。在這種情況下，家族世居以及出生成長並非唯一取得在地身分、對土地產生深刻的情感聯繫、並引之為文學創作之素材與根源的途徑，如《東河網深情》的黃秋芳原為高雄市人，卻因赴台東大學攻讀研究所而與該地結緣，[36]《九份黃金客》的陳正家為臺南市人，純粹因個人喜好而頻繁造訪九份，並將之視為「心中所暗戀的桃花源」。[37]

相仿的：《成功山海戀》的作者吳當為台東縣人，但在初任教職時才初次來到成功鎮，並在該地結婚生子，現今雖已離開約二十年，但因曾經擁有的美好經驗，仍稱該地「是我魂牽夢縈」的所在。[38]在某種機緣下暫居一地，但卻視之為心靈原鄉且終生依戀的還有《尖石櫻花落》

[33] 康原：《作家的故鄉》（台北：前衛，1987）。
[34] 王灝（序）：〈半線旅行，彰化深情〉，康原著：《彰化半線天》（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頁12。
[35] 吳鳴：《豐田和風情》（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頁15。
[36] 黃秋芳：《東河網深情》（台北：紅樹林文化，2004）。
[37] 陳正家：《九份黃金客》（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頁21-22。
[38] 吳當：《成功山海戀》（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頁16。

的陳銘磻，生長於新竹市的他三十年前至台東縣尖石鄉任教，離去後對該地始終難以忘情，並在報導文學作品如《最後一把番刀》與《出草》中持續描繪該地之美並為當地泰雅族人請命。[39]在地的認知有時甚至可能是一種機緣巧合與情感移轉或投射，如《深坑美簪櫻》作者田炎欣久居台北，但對鄰近的深坑地區卻遲至數年前才因為一張黑白老照片而開始注意到這個與家鄉早年風貌有若干共通處的他地。[40]

上述種種情況說明在一個眾人頻繁遷徙的年代，所謂「在地」難以透過以一以貫之的出生、成長、居住加以判別，相當程度有賴當事者的主觀認定，在地遂成為一種光譜式的滑移。家園與故鄉可能依個人的經歷與心境而來回變換：《七股舞黑琵》的陳豔秋人生中曾有一段時光著迷於異國的壯麗風光，近年來才逐漸徜徉悠遊於故鄉的旖旎景致中，在悔恨曾一度長期遠離之際曾感嘆道：「真慚愧，人到了半老才觸味故鄉的美，才來謳吟故鄉的好山好水……」。[41]而曾被稱為「生活在台北的都會小說家」、執筆時則定居紐西蘭的《岡山樹色新》作者朱衣，[42]對其位於高雄縣岡山鎮的童年故鄉一度感到遙遠陌生，反而因為親朋好友與生活重心多在台北而將之視為故鄉，無論身在世界何處，所掛念的唯有台北，對原初的故鄉以及自己前半生的失落記憶，在書寫故土時才逐一尋回。

同樣情境（如對於暫居之地的長久牽掛）對不同人而言，甚至可能有「在地」與「異鄉」之別。如《暖暖壺穴詩》的作者蕭蕭，曾在暖暖居住過一段時期後因生活實務方面的需求而搬離，但並未如為該書作序的方梓般將自己視為過客，[43]而是以在地人自居，並對當地古蹟、景致、

---

[39] 陳銘磻：《尖石櫻花落》（台北：紅樹林文化，2002），頁5。
[40] 田炎欣：《深坑美簪櫻》（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41] 陳艷秋：《七股舞黑琵》（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頁16-17。
[42] 朱衣：《岡山樹色新》（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43] 方梓（序）：〈來到暖暖〉，《暖暖壺穴詩》（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古早代誌等熟悉得就像個「純正的在地人」，[44]而《湖口相片簿》的愛亞從九歲到十五歲這十六年間居住湖口，並對該地留下純樸甜淨的美好回憶，但依然視自己為外鄉人，自認僅僅是憑著一個「愛」字，得以在持續的深刻思念中細緻地理清它的風貌。[45]

（二）書寫策略

不論作者與地方剛開始以何種理由結緣，最後都能透過主觀認定而歸結為「在地」關係。然而，如此多元的在地性質，到頭來是否對地方歷史記憶的書寫造成一定的影響？

本研究將台灣文學旅行系列二十二本作品的歷史記憶書寫策略整理成表三，並進行書寫策略與在地性質的交叉比對，發現書寫對象即為傳統以「出生成長」為基礎所認定之家鄉者，往往從個人往昔經驗與記憶出發，並將之與地方歷史持續穿插對照，構成一幅地方的時間圖像（如《岡山樹色新》、《來去鯉魚尾》、《鹿谷茶飄香》、《戀戀角板山》等）。

至於書寫對象並非傳統認定下的家鄉者，其歷史記敘則依主客觀標準所認定之該地性質及作者與該地之關係而有不同筆法：有些作品較為著重自然面向，歷史記憶方面著墨較少，如《七股舞黑琵》、《玉山悠然行》等；有些作品則以原住民族的由來與傳統作為歷史敘事的主幹，如《東河網深情》、《五峰清泉夢》、《尖石櫻花落》等，這些作品所描寫的地方往往主要為原住民族居住地，因而此種書寫策略無法完全歸諸於作者無法利用自己的記憶與經驗來建構地方時間圖譜所致。

有些作品中，書寫對象雖非作者家鄉，但作者現居該地或近年時常

頁10。

[44] 蕭蕭：《暖暖壺穴詩》（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頁10。

[45] 愛亞：《湖口相片簿》（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頁32。

造訪該地，得以透過自己對地方現況的觀察與感想來描繪地方人文景致，如《暖暖湖穴詩》、《深坑美簪櫻》、《天母不了情》、《九份黃金客》等，然而若與以曾遠離一陣時期且曾歷經較大規模變遷之家鄉為書寫對象者相比，往往較缺乏今昔對比，懷舊情愫亦相對淡薄。

上述發現有部分是為分析之便而將作者在地性質作粗略區分所致，但當前在地身分的認定其實是一種光譜式的滑移，跨越前述分野的的情況亦非罕見，如《涵碧水沙連》的作者張時坤駐留家鄉時期從未造訪該地（即日月潭），書中因此缺乏個人經驗與記憶，而是以邵族作為地方史之敘事主軸。

綜覽全系列，越界的情況以懷舊之情的瀰漫最為明顯。不管書寫對象是否為作者原初的家鄉，只要符合下列條件至少兩項即可能造成懷舊之情的迸發，全部符合者其懷舊情愫則更為濃厚（《如岡山樹色新》與《鹿谷茶飄香》）：在該地曾有數年至數十年不等的駐留、駐留該地時作者處於童年及或青少年時期、執筆書寫之前曾遷離該地一段時期、該地在近年或過去數十年間曾經歷較為劇烈的變遷（可能是現代化或政經情勢的演變所致）。符合上述數項或全部前提而流露懷舊情愫者，有的是以家鄉為書寫對象（如《岡山樹色新》與《鹿谷茶飄香》），也有不少是描寫非家鄉地區（如《尖石櫻花落》 《湖口相片簿》 《蕉城相思雨》等）。在此，瀰漫於作品中的今非昔比之感慨與懷舊之情迸發皆為多項因素交互運作之下的產物，不受傳統在地認定中家鄉與非家鄉的分野所切割。

（三）家園與異鄉

當代社會的遷徙頻繁不但使在地身分的認定漸趨多元主觀，並將傳統上家園與異鄉的二元對立複雜化，也使以往在地標籤所指涉的那種與土地長久且深厚的情感暨物質聯繫有所變化。

表三、歷史記憶書寫策略

作者	書名	副標題	作家與地景的關係	歷史記憶書寫策略
六月	《蕉城鄉思雨》	細屬蕉葉所寫下的歷史縮影	成長之地	漫遊於旗山名勝古蹟之際，將地方變遷與個人感懷娓娓道來，述說出作為台灣經濟縮影的該地盛衰，並表露出濃濃的鄉愁情愫。
心岱	《玉山悠然行》	縱橫於國家公園的高山與幽谷之間	探勘考察	以布農族與鄒族之傳統習俗及其於史上各殖民階段所經歷的變遷來鋪陳出玉山的人文面向。
田炎欣	《深坑美簷櫻》	探訪簷櫻山林，帶回滿囊豆腐飄香	故鄉的投射	從深坑茶鄉的由來與發展談起，再藉由老街的歷史陳跡與常民文物來述說地方的今昔盛衰。
朱衣	《岡山樹色新》	島之南綠如茵，瀰漫離鄉背井濃濃鄉愁的記憶	家鄉	作者從個人經驗與記憶出發，以穿梭於往昔與當下的十篇故事往返於各個地方場景，逐漸描繪出倘佯於時間長河的地方風貌。
吳當	《成功山海戀》	山光水色看不盡，海產鮮美引垂涎！	家鄉	透過祭典、遺址、歷史事件等介紹阿美族，再加上政商文教代表人物的小傳，進一步鋪陳成功鎮的歷史源流。
吳鳴	《來去鯉魚尾》	踏尋花蓮壽豐鄉的歷史與山水情	家鄉	從阿美族的文化傳統開始，逐一介紹古早與近代文物之由來與變遷，並以個人成長時期之地方記憶穿插其間，建構出地方的常民圖像。
吳鳴	《豐田和風情》	尋索日本移民村的歲月履痕	家鄉	以日治時期移民村所留下的歷史陳跡為起點，將地方盛衰變遷與個人記憶及感懷交織成地方的時間圖譜。

作者	書名	副標題	作家與地景的關係	歷史記憶書寫策略
林柏維	《鹿谷茶飄香》	還我美麗鹿之谷	家鄉	將家族與地方近百年來的發展與個人記憶及感懷穿插交映，描繪出鹿谷的人文景觀。
康原	《彰化半線天》	尋找彰化市的文學原鄉	家鄉	以整體性簡史揭開地方回顧之旅的序幕，再透過名勝古蹟引出眾多歷史片段，並以賴和與林亨泰兩位文學人物作為描繪地方人文景致的重要依據。
張時坤	《涵碧水沙連》	走進逐鹿傳說的日月潭仙境	家鄉中過往未曾拜訪的地區	透過邵族傳統掌故及其與日月潭之淵源敘述地方歷史。
黃秋芳	《東河網深情》	滾落在太平洋的珍珠	求學	以都蘭部落的傳統習俗及其近年之發展變遷鋪陳地方的人文基礎。
愛亞	《湖口相片簿》	尋找曾經暖調子的湖口記憶	成長	從個人成長時期於當地各景點所留下的生活經驗與記憶談起，再述及地方歷史與當地幾位傑出人物的經歷，拼貼出一幅地方人文圖誌。
溫小平	《天母不了情》	踏尋清風鳥鳴的天母風華	居住	在天母的都會景觀間穿梭遊走之際，以小說的敘事手法鋪陳出其歷史典故與傳說故事，並和自己生活於該地的經驗交織在一起。
陳正家	《九份黃金客》	踏尋金天銀地的九份歷史與美景	旅遊	在九份各景點出入往來時，將與其相關的人事物之傳統掌故一一道來，並加入個人的觀察與感懷。
陳銘磻	《五峰清泉夢》	尋找三夢屋與張學良囚禁地	旅遊	從當地賽夏族之歷史源流與文化傳統講起，再述及近代幾位文化與政治人物於該地所留下的事蹟與記憶，並以個人的思緒及感懷作為註腳。

作者	書名	副標題	作家與地景的關係	歷史記憶書寫策略
陳銘磻	《尖石櫻花落》	尋找部落傳說中的生命光澤	教書	首先介紹當地泰雅族的歷史由來、文化傳統與部落近況，再回顧個人多年前駐留該地時所識之人事物，並表露出深刻的懷舊情感。
陳銘磻	《竹塹風之戀》	尋找失落九降裡的新竹風華	家鄉	從事分區探訪之際，將腦海中對於往昔的美好回憶與當下所見景物交映，帶出各景點今昔變遷與個人感懷，並加上同樣出身於當地的幾位藝文人士之記憶，使地方於時間流轉之間所形成的常民圖像更為豐富。
陳艷秋	《七股舞黑琵》	行走濕地綠汕紅樹林，遊看瀉湖黑琵鷺	鄰鄉	本書以自然景觀為主，歷史記憶方面的篇幅較少。
陳艷秋	《佳里火鶴紅》	探勘北頭洋西拉雅文化的蕭壟情趣	家鄉	自西拉雅文化發源跳接至清代與日治時期的興衰浮沈以作為地方的歷史脈絡，並將個人所熟知之掌故知識與經驗記憶穿插其間。
陳謙	《戀戀角板山》	追逐飛揚的角板山驚奇	家鄉	先簡單介紹地方由來與當地泰雅族之歷史演化，接著將自己一家人於四、五０年代對蔣介石行館所在之各景點及其歷史情境之觀察與體驗和當下景況加以對照及省思，鋪陳出地方與人在歷史流轉中的浮沈變遷。
齊萱	《後山海天藍》	奔放，在台東市的艷陽與滄浪中	家鄉	漫遊於地方各景點時，逐步帶出地方歷史與個人記憶。

作者	書名	副標題	作家與地景的關係	歷史記憶書寫策略
蕭蕭	《暖暖壺穴詩》	走進水與岩石纏綿的暖暖詩篇	居住	以暖暖老街之庶民簡史做為回顧之旅的序幕，接著基於自己對地方人文景觀的之事與感懷，藉由景點導覽的方式逐漸帶出有關地方人事物的歷史記憶。

舉例來說，文學旅行系列中，受邀描繪家鄉為現今讀者兼潛在遊客進行導覽的作家之中，多人已離鄉十餘載甚至數十載，例如《蕉城相思雨》的六月離開故鄉旗山，定居台北已四十年，[46]而《湖口相片簿》的愛亞十五歲離開湖口，至今也已四十餘載。在如此漫長的缺席中，個人在異地的人生經歷、心境轉換以及家鄉在歲月流轉之間的發展變遷，都使得作者對家園故土的現狀產生某種程度的陌生疏離，對於描繪斯土當下若非缺乏意願就是無能為力，執筆為文時所採取的策略是回過頭去對往日時光進行回溯性的巡禮。當出外的遊子終於返鄉之時，故鄉因種種人文與自然變遷而陌生化，心靈與情感上無家可歸的遊子只能藉由書寫記憶中的故土聊慰思鄉之情。如《竹塹風之戀》的作者陳銘磻出生於古稱竹塹的新竹市，在此成長至十九歲後因離家就業而逐漸遠離，對於家鄉的認知因此「始終停留在十九歲之前的恍惚印象」，而書寫該地時也是「以旅人的流浪心情回顧這塊生長地」，此種心境在舊地重遊時強烈湧現：作者走在通向故居的小路上，發現人事全非——壅塞的公寓樓房取代古厝、親愛的家人已逝、當年童稚的自己早已成長且歷盡滄桑，周遭環境彷彿被鮮明的記憶所照亮，昔日生活的場景不斷復甦，在眼前一幕幕映現，作者遂以回憶和感念踏上這段伴隨著導覽任務的遊子返家之文學軌跡與生命歷程追溯之旅：「時光之河載我浮沉於這條小巷，無限

[46] 六月：《蕉城相思雨》（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幻覺」，[47]同遊的讀者遂被捲入於記憶開展下所擁出的過往浪潮中。

由上可見，在地性於當代的認定方式及其內涵的轉化，將影響地方書寫的型態以及旅遊地景的塑造，使得本應以空間移動為主軸的地方導覽，轉變為在已逝光陰中往返流動的懷舊之旅。本研究接下來進一步檢視文本後，將對此種時間取徑的旅遊導向地景書寫提供更詳盡的剖析。

五、地方的時間之旅

（一）集體歷史

「台灣文學旅行系列」此一以懷舊憶往為一大主軸的地方書寫中，部分篇幅用於介紹自然地理，然而更大篇幅描繪的卻是地方在漫漫時間流中的各種姿態，以集體歷史與個人記憶的形態展現。

某些作品將古地名嵌入書名中的做法，初步揭露了時間旅行的意圖，如《竹塹風之戀》的「竹塹」為新竹市古名，意指明清時期為抵禦海寇侵奪而種植的刺竹護牆；[48]《來去鯉魚尾》的「鯉魚尾」為花蓮縣壽豐鄉舊名，1917年因疫癘肆虐，為求吉利而改名為「壽」，至1945年國民黨接收台灣後，因當地物產豐饒而再加上「豐」字，然更早之前此地之名其實是為泰雅族一支之泰耶魯族語「里鬧」，意為「叢林」，[49]但「里鬧」僅出現於內文，並未用於書名。相形之下，《涵碧水沙連》則不需煩惱在一前一後的族語名與漢名間如何取捨，因為日月潭清代古名「水沙連」後二字是平埔族對內山的稱呼音譯（Tsualihen 或 Soalian）加上日月潭的「水」而成。[50]

---

[47] 陳銘磻：《竹塹風之戀》（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頁36。
[48] 同前註，頁20。
[49] 吳鳴：《來去鯉魚尾》（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頁25。
[50] 張時坤：《涵碧水沙連》（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頁28。

書籍內文中，地方的時間圖譜通常從官方正史開展，先鋪陳出在中國史或台灣史大架構下地方的政經定位、發展與演變，其言語型態相當程度延續了傳統歷史書寫的性質，也就是編年敘事的、客觀全知的、冷靜壓抑的、資料導向的。

在多少有些行禮如儀的開場後，許多作品旋即轉向族群史，且以原住民各族歷史為最，例如《成功山海戀》與《來去鯉魚尾》的阿美族、《戀戀角板山》與《尖石櫻花落》的泰雅族、《五峰清泉夢》的賽夏族、《涵碧水沙連》的邵族，以及《湖口相片簿》的客家族群。族群史的部分通常是介紹該族群的起源、發展、變革，以及與當地的深切關係，雖然不脫以主流中心、全景俯瞰、窺視探索這些傳統上用以描繪異族他者的敘事型態，但其語言較先前廣義而正式的地方史部分來得靈活生動，族語及漢語交錯運用，其歷史富含神話與傳說、歌謠與典故、個人經歷等各種素材與形式，亦不時洋溢著讚頌與感嘆、歡愉與哀愁等飽滿豐沛的情緒。

族群史之後，地方的歷史敘述開始以零散化、篇章化、片段化的方式交互穿插、貫穿全書，通常是伴隨特定地方人事物而來，尤以古蹟為最，例如《暖暖壺穴詩》透過金山寺、礦坑遺址、八堵二二八紀念碑、暖暖老街、安德宮、北管靈義郡等導引出歷史知識與情感；《彰化半線天》則在導覽孔廟、城隍廟、觀音亭和老火車站等古蹟時回顧當地歷史源流和人文景況。由於本系列標榜文學角度，因此文學人物也成為歷史敘述的一種導引，如《五峰清泉夢》中的三毛之屋以及《彰化半線天》的賴和文學紀念館。上述的歷史片段多為獨立篇章、篇幅精簡，既不能也無意構成線性與系統性的整體地方史，唯有惆悵緬懷之情使排列鬆散的篇章約略呈現一致的調性。

有兩點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即使本系列如何標榜有別於坊間旅遊書籍、如何企圖以作家的生命歷程和心靈帶領讀者神遊，在導入懷舊憶往的正文主體之前，依然沿襲先前制式旅遊書寫的慣例，不能免俗地花費相當篇幅交代「正史」與「大歷史」的說法，且高度仰賴十七至十九

世紀這段時期的文獻鋪陳集體歷史。如此一來，無論之前如何試圖擺脫舊有窠臼並設法另闢蹊徑，全文還是不可避免地被既有論述架構所籠罩，並還揭示出另一個潛在問題，亦即當代人對斯土斯民的缺乏了解，這部分的相關問題將在稍後再度探討。

在「台灣文學旅行系列」此一企圖以作家親歷的地方風華鋪陳旅遊勝景的系列中，多數作者下筆前依然蒐集與研讀大量文獻資料，一方面雖可視為進行地方書寫的例行性準備工作，但不少作者坦承對自己生長居住之地陌生無知：有時疏離感因某些個人因素或歷史情境而既存於早年的「在地」經驗中，如《涵碧水沙連》的作者張時坤雖為土生土長南投人，但對於縣境內的風景名勝日月潭雖在年少夢想中來去無數回，卻始終未能前往，成年後方一圓美夢，而《戀戀角板山》的陳謙生於舊名角板山的桃園縣復興鄉，雖於四、五歲左右搬離，但仍不時與父母一起返鄉探視祖父，然而戒嚴時想要返回太子樓蔣公行館與角板山賓館所在的仁澤村老家，必須先通過數個檢查哨、逐一接受搜身檢視，返家後對於家宅不遠處的行館賓館，也只能窺視與遠觀，始終不得其門而入，其宏偉而神秘的氛圍直到時移勢轉的多年後方始消褪。[51]不過，多數的陌生無知卻是整體的、長期的、回顧性質的，如《天母不了情》的溫小平在寫作初期因文思不暢而穿梭於大街小巷尋找靈感，逐漸對地方風情產生豐沛的領悟後感嘆道：「住在天母將近二十年，我竟然對天母如此陌生，真是難為情啊！」[52]相仿的，《鹿谷茶飄香》的林柏維則是自省：「歷史的大坪頂，一直是我陌生的一環，生於斯、長於斯，自己故鄉的歷史怎麼那麼冷！」[53]其後藉由尋訪與拼湊、試圖從己身與周遭開始從重新建構鄉土歷史，而作者胞兄即詩人向陽亦在序文中表示：「以一個十八歲之前都在鹿谷的山林溪河中長大的鹿谷人，我對於故鄉最透徹的

[51] 陳謙：《戀戀角板山》（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52] 溫小平：《天母不了情》（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頁164。
[53] 林柏維：《鹿谷茶飄香》，頁149。

的了解，還是因為這本書而得償」。[54]

（二）個人記憶

地方的時間之旅雖首先由正史、族群史、人事物個別史開展，然而旅程的首要主體卻在於作者個人層疊反覆的記憶回溯。

許多作品透過書名副標題表達出以歷史記憶進行思古懷舊之旅的意圖，如《豐田和風情》的「尋找日本移民村的歲月屐痕」，或是《蕉城相思雨》之「細數蕉葉所寫下的歷史縮影」。焦點有時投注於與集體交織的個人記憶，依戀、惆悵與失落的濃濃情緒往往盈溢其間，如《湖口相片簿》的「尋找曾經暖調子的湖口記憶」、《岡山樹色新》的「島之南綠如茵，瀰漫離鄉背井濃濃鄉愁的記憶」，或是對今非昔比感嘆傷逝的《鹿谷茶飄香》之「還我美麗鹿之谷」及《竹塹風之戀》的「尋找失落九降風裡的新竹風華」。

本文稍早曾提及，此系列「在地」作家執筆之際往往和地方歷經十餘年至數十年不等的分離，為文導覽時舊地重遊，該地當下往往退居背景或淪為旅遊資訊，作者眼前浮現的都是多年前的回憶。過往的風景一幕幕疊映在現今的地景上，尤其是歡樂的童稚與飛揚的青春，如《竹塹風之戀》的陳銘磻漫步於青草湖風景區時，憶起青少年時期在該地綠竹夾道的口琴橋與環湖路上悠閒漫步的愉快時光；[55]至西門街頭的建國公園時，便沉浸於三、四十年前在舊名三角公園的此處無憂無慮地嬉遊、並嚐遍外圍小吃攤各種美味的童年回憶中。在《鹿谷茶飄香》裡，老家舊街昔日的聲光色影於午夜夢迴之際滲入夢中，作者遂彷彿還奔波於殘留兩支鐵軌的廣興橋上、「仍在小半天中途、北勢溪旁的五甲山上採梅，

[54] 向陽（序）：〈美麗之谷〉，林柏維著：《鹿谷茶飄香》（台北：紅樹林文化，2004），頁12。

[55] 陳銘磻：《竹塹風之戀》，頁108。

很快地又留連於濁水溪的沙洲，乘坐擺蕩的流籠，彷彿正和國中同學散步於白葉林，走到大水堀，換成是高中同窗和我高歌、撐蒿掌筏於麒麟潭上。」[56]

往日時光不盡然是歡娛美妙的，如《蕉城相思雨》的六月曾指出，旗山居民雖多數時候浸潤在楠梓仙溪的溫婉澤被中，但每逢颱風季節就暴漲的水勢則為溪畔住戶帶來揮之不去的夢魘，[57]而《竹塹風之戀》的陳銘磻走在回家的小路上時，雖憶起快樂的童年往事，但當時家境貧困所帶來的艱辛與抑鬱也一併回返。[58]然而往日時光不論悲喜皆如潮水湧至般無可遏抑，且記憶與現實交映後，隨之而來的往往是多重且巨大的失落。

失落的也許是單一的物件：《竹塹風之戀》中美術館中少年時代印象深刻的一幅石坊彩繪、《岡山樹色新》裡六年中學生活的代步工具腳踏車、老家的書桌、青春期購買的雨夜花唱片；失去的也許是親人：《竹塹風之戀》中和孩子一起再小公園外的攤子上喝杏仁茶吃燙魷魚的父親、《岡山樹色新》裡和母親在屋後田野散步的父親；失落的也許是一種童稚純真：「一晃二十多年，我的童年、我的青少年依序地奔跑而來，現在我回到堀邊，年輕的夢已然過去，堀中的少年影蹤已然不再，潭水上的竹排也已難覓」；[59]消失的或許是一幅地方風情畫：三、四十年前三角公園旁新竹最繁榮的小夜市，那一片「人聲鼎沸的金色年華」，以及「冰凍透心涼的杏仁茶、杏仁烙、三色冰淇淋、米漿、米烙、米茶和燙魷魚的新竹記憶」；[60]失落的或許是隨著時光流逝而走入歷史的一個群體：童年時在菜市場販賣各種家鄉味的異鄉人，如今已逐漸老

[56] 林柏維：《鹿谷茶飄香》，頁149。
[57] 陳銘磻：《竹塹風之戀》，頁44。
[58] 同前註，頁36。
[59] 向陽：〈美麗之谷〉，《鹿谷茶飄香》，頁88。
[60] 陳銘磻：《竹塹風之戀》，頁57-58。

去……。[61]

較大規模的失落，當屬地方整體過往年代的繁華興盛隨著時移事轉而消失，如《蕉城相思雨》中，作者憶起曾有蕉城美譽的旗山在五０年代巔峰期的勝景：地方上綠油油的香蕉園滿山遍野、綿延不斷，財富隨著出口貿易暢旺滾滾而來、山城夜夜笙歌、極盡繁華，爾後香蕉外銷因各種因素失去競爭優勢，王國美譽不再，榮光隨之褪盡，但當年盛況至今仍令人難忘。[62]相仿的：《鹿谷茶飄香》中，作者有感於車軺寮在六０年代林業興盛時期過後的清寂，遂以車軺寮與竹山之間的輕便鐵道帶出前者曾有的繁華景象：「旅舍、酒家、打鐵店、理髮店、甘仔店的木造屋舍比鄰而築，熱鬧非凡」。[63]類似的例子還有《岡山樹色新》中，日據時代起因應牛隻交易需求而在阿公店溪畔興起的牛墟曾在每年固定舉辦的墟日期間盛況空前，但卻在農業生產機械化後功能萎縮，於民國六十九年起停止營運、走入歷史。[64]而《竹塹風之戀》中，作者在兒時所習見的粉餅工廠林立之盛況，在執筆寫作時也已淪落為記憶中的陳跡。[65]

已逝的昨日榮光除了帶來失落，還引發了對主觀認知下衰微沒落的現實之感慨不滿。《蕉城鄉思雨》中，早年種滿甘蔗、充滿鄉趣的台糖農場，如今只見砂石車頻繁出入之餘被挖得滿目瘡痍的大片土地，令作者分外心酸；[66]《竹塹風之戀》的陳銘磻返回故鄉，在通往舊日家園的小路上，發現「那間原是漆著青天藍門板的古厝，如今卻改頭換面成一

[61] 朱衣：《岡山樹色新》，頁105。
[62] 六月：《蕉城相思雨》，頁32-34。
[63] 林柏維：《鹿谷茶飄香》，頁63。
[64] 朱衣：《岡山樹色新》，頁60。
[65] 陳銘磻：《竹塹風之戀》，頁94。
[66] 六月：《蕉城相思雨》，頁29。

棟壅塞寓房」，[67]至通往青草湖風景區的明湖路時，又感嘆：「一切都變了……整條明湖路到處都堆滿錯落不整的新建樓房……原來充滿山水綠意的湖畔山景，忽然換成一列列不堪入目的離亂房舍，叫人渾然忘卻往青草湖的路，究竟如何走？往哪走？」[68]

主觀認定的醜惡現狀既來自豐年盛景消逝後留下的匱缺，也源於伴隨現代化進程而來的破壞，以及長久以來對地方歷史文化的輕忽漠視，例如《鹿谷茶飄香》中，作者老家附近的井邊原有同治四年（西元1865年）所立的許氏夫人「賢德可嘉」頌德碑，多年後村莊馬路數度拓寬，水井深埋地底，石碑則在遭車撞斷後遷移至鄉立圖書館：「孩童們捉迷藏的好所在，家家戶戶汲水之地，就這樣子隨著村莊的現代化，一下子全消失於歷史之中；」而百餘年歷史的石碑「斷裂成四塊的軀體，靜靜地在鄉圖書館前面邊緣的樹下，任人踐踏」。[69]

歷史凋零的場景亦出現於曾志朗為《蕉城相思雨》所寫的序文：旗山火車站雖雖在1970年代末期停駛後全面拆除鐵軌，但仍為眾多往來乘客心目中永遠的驛站，如今卻圍著棚架，呈現一幅破落閒置的景象；鼓山上原來種植著的一整片美麗相思林則是遭到剷平，被大而無當的孔廟取而代之，而長久以來象徵當地人運動精神與表現的武德殿在火災後歷經整修，結果竟淪為戶外卡拉OK，原始精神及面貌一併喪失。[70]

（三）回顧與前瞻

在懷舊憶往的時間回溯中，作家都體認到往日一去永不復返，如六月在《蕉城相思雨》中喟嘆：「世事多變，今日的旗山，與四十年前我

[67] 陳銘磻：《竹塹風之戀》，頁36。
[68] 同前註，頁109。
[69] 林柏維：《鹿谷茶飄香》，頁57。
[70] 曾志朗（序）：〈喚起對旗山的共同回憶〉，六月著：《蕉城相思雨》（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頁10。

曾與之朝夕相處過的旗山，有很大不同了，有些事物變新變好，……有些原來好的則老了舊了，……有些東西甚至消失永難追回了……我所就讀的旗山中學，現在只剩國中部，高中不見了，……讓我們這些從旗山高中部畢業的學生，一時不知到何處認『母校』……」[71]《竹塹風之戀》的陳銘磻亦有類似感懷：「短短的石坊街，從天旌節孝坊走到街底，不過五分鐘腳程，我卻在三十七巷口忽然心神恍惚起來，裹足不前的呆立半晌，原來的三合院了無蹤影，原來的人事面目，早已奔馳到流失的無痕歲月裡了。」[72]

往日不再的感傷化為了地方書寫的一股動力，文字成了萬般難解複雜情緒的最終救贖與共同依歸。《竹塹風之戀》中，作家試圖以時間性的地方書寫來保存記憶：「我打定主意讓三角公園那個早已杳無音訊的夜市景觀，那段充滿人味的歷史舊事，重回我目眩的記憶中」、[73]「改變中的世界同時照應著改變中的人心與情感，既然只能相信記憶中的美，甚至無法擊潰現實帶來的清寂，作家也僅能用文字完整的紀錄和包容無限大的回憶體」；[74]地方的時間圖像也協助作家抗拒傷逝的哀愁，以免陷入無邊的思念：「……在滿布回憶的生存碎片裡，將過往舊事轉變成鮮明的文字……否則這種活在記憶的事實，將會滾動奇形怪狀的憂鬱，變成毫無意義的思維空念」；[75]或是將過往與當下加以聯繫：「用回憶的迷濛心情與現狀的迷惑感覺，同時進行對新竹市的文學素描……期許自己從回憶中，找尋生命更多的賞心悅目之情，別讓記憶與現實毫無感情的各自存在著」。[76]作者嘗試從改變中的地景中尋找過去與現在

[71] 六月：《蕉城鄉思雨》，頁14-15。
[72] 陳銘磻：《竹塹風之戀》，頁34。
[73] 同前註，頁57。
[74] 同前註，頁47。
[75] 同前註，頁43。
[76] 同前註，頁131。

的聯繫、發掘希望和新生的契機，如《蕉城相思雨》中，過往曾帶來驚懼與災難的楠梓溪之兩岸，近年已廣築護堤以維護地方居民身家安全；[77]《竹塹風之戀》中則提及，早年曾風光一時的國片演員李小飛，在影業蕭條後轉換頻道，以主持廣播節目、收藏古董以及擔任義消顧問等活動持續活躍於當地人的心目中；另外，作者行經早年首輪電影院齊聚的勝利路時，發現運動服飾店早已取而代之，然而舊景在歲月淘洗中流逝並未引發惆悵低迴，作家反而是在附近看到滑板少年奮力衝刺時感受到陣陣勃發的年輕朝氣，並領悟：「不受羈絆的體能和心靈，才是明晰生命的快樂象徵。」[78]

（四）官方歷史 vs. 個人記憶

綜觀台灣文學旅行全系列二十二本作品中有關歷史記憶的篇章，發現官方集體歷史與民間個人回憶的鋪陳形成鮮明對比。本系列出版宗旨所強調的其實是後者（以「在地」作家親歷的斯土風華引領讀者進行一趟文學與心靈的地方之旅），但作品中還是不免依循旅遊書寫的慣例而仰賴官方文獻構築地方的遙遠過往。

此種策略乍看之下似乎無可厚非，正如Henderson所言，[79]旅遊作家無法逃離將他們塑造成為作家的文學傳統與類型，也無法逃離先前文獻，此點在表二中即可窺知（作家以各自擅長的文類形式進行地方書寫），在此則又再度得到驗證。

不可否認，官方文獻的引用固然是旅遊與地方書寫的慣例，也的確提供了一些能使讀者瞭解地方人事物來龍去脈的背景資料，如《湖口相

---

[77] 六月：《蕉城鄉思雨》，頁64。

[78] 陳銘磻：《竹塹風之戀》，頁29。

[79] Heather Henderson, “The Travel Writer and the Text: ‘My Giant Goes with Me Wherever I Go,’ ” Temperamental Journeys: Essays on the Modern Literature of Travel, ed. Michael Kowalewski (Athens, GA: U of Georgia Press, 1992) 230-248.

片簿》中追溯地名由來，提及該地早先被稱為「大窩口」，此名於1788年初次出現於以枋寮義民廟事蹟為主的歷史記載：「一七八六年（乾隆四十九年）林爽文事件各地民眾起而抵抗死傷人數極眾，次年亂事平息，然後一七八八年竹塹地區殉難者有遺骸應運回『大窩口』安葬……」[80]而《佳里火鶴紅》中介紹國家三級古蹟震興宮時，說明其「建廟於清雍正元年（一七二三）當時的主神為『清水祖師』，之後有一蔡姓武官將其自唐山奉贏而來的『雷府大將』獻於震興宮，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又自南鯤鯓代天府分靈『李府千歲』，自此振興公的主神由一為三」。[81]

然而，官方歷史的引用還是帶來了一些疑問。先前已曾提及，許多作家承認執筆之際方才驚覺自己對所欲書寫之地陌生無知，由此看來，官史的引用可能不只是依循文類慣例與提供事物背景所致，也是地方知識匱缺現象的症候之一。匱缺不單源於個人的無知，還來自集體層次的資源缺乏，這是一種是關於本土各地近代歷史與文化認知的匱缺。上述情況使作家必須以照本宣科及拼貼補綴的方式利用官史建立地方人文景致與時間圖譜的基礎，但在建構的同時卻也帶來了斷裂。

首先，作品中最常引用清史，其次是日治時期歷史書寫，至於國府遷台後的半世紀，作者往往以個人常民性質的經驗與記憶加以鋪陳，官史導向的敘事相對少見。也就是說，若以1940年代中期作為分野，之前是文獻直引式的官式歷史背景與資訊，其後則是作家以己身人生歲月、內心感懷與文學筆法所傳述的斯土風華；前期缺乏常民與文化性質，亦少見情緒與感懷，後段則少見前期那種政、經、軍、法等國史骨幹的鋪陳。

斷裂不僅來自前後期書寫策略的差異，還來自前後期內容、情節與性質的不連貫。前段的官史作為後段常民記憶之前提與背景是有所欠缺

[80] 愛亞：《湖口相片簿》，頁74。
[81] 陳豔秋：《佳里火鶴紅》，頁42。

的，後者最需要的可能是偏向社會性、物質性以及文化性的脈絡，尤其是最後一項：因其為出於「某特定社群中眾多個體生活集結而成的社會傳承」之風俗、習慣、信仰、價值、語言、工技、藝術、詮釋框架等，[82]當為台灣文學旅行此種聚焦於地方人文記憶者所倚重。

另外，這一系列作品往往以承載個人記憶的地方各景點作為章節劃分的基礎，個人記憶雖因此而不免有片段化傾向，但其數年至數十年的地方記憶暨生命歲月，終究還是可以隨著篇章的進程，在書籍的有限篇幅中逐步描繪出較為清晰的輪廓、織綴成較為連貫的情節。相形之下，上百年甚至數千年的大歷史在同樣的結構安排下（通常是附著在主題化而輕薄短小、約一至五頁左右的篇幅下），徹底破碎與斷裂。

根據Stanford所言，「假若史家著述不能激勵任何情思，我等即無所學習、記憶及認識」。[83]台灣文學旅行雖非正式史書，但情思（emotion）對於本系列也至為重要，其發刊詞兩個子標題中，其中一個是「文人的故事與歲月」，另一個則是「情感的串聯與發現」，文中並強調：「作家帶你去旅行，文人親歷的風華滄桑，用自己的生命歲月印證斯土的變貌與伴之而來的感懷，讓旅行不再僅只是旅行，而是深度的感動與雋永滋味。」[84]發刊詞內雖有如此期許，然而作品內兩極化歷史書寫方式所帶來的多重斷裂卻可能對情思的傳達與激發造成打折甚至相互抵銷的危險，尤其是以帝王將相與政經大事等國史骨幹為基礎的部分，雖然較為簡潔有序，但缺乏個人記憶的鮮活與情感，常顯枯燥乏味，而且此類敘事若只是提供赤裸裸的「事實」陳述，而不能置於較為寬廣且深入的

[82] Michael Stanford著，劉世安譯：《歷史研究導論》（台北：麥田，2001），頁29。

[83] 同前註，頁118。

[84] 汪成華：〈台灣文學旅行系列發刊詞：旅遊指南不滿足，文學伴遊大富足～發現台灣之美，作家帶你去旅行），此文刊於台灣文學旅行系列每一部作品開端。

脈絡下進行探討，將和先前的「枯燥乏味」一起成為迅遭遺忘的理由。[85]

若在文學旅行的前提之下，期待歷史書寫能產生意義、激發情思、鼓舞行動，近代化、脈絡化與敘事整合或許是未來可以考慮的策略。首先，若如本系列般以與地方人事物交織的個人記憶為主軸，其歷史脈絡不一定要捨近求遠：遙遠的過去固然可能形塑當下並充任資訊性背景，但近五十年至百年則更可以和當下形成連貫的情節、構成延續的敘事。此外，帝王將相與政經大事等國史骨幹固然有其重要性，但人文景觀的構成還需要社會、物質與文化方面的脈絡，才更能讓讀者瞭解地方景況的由來與構成。最後，作家可以利用原先所擅長的文類形式與技巧，將歷史脈絡與個人記憶統合至調性一致、具有一定延續性與連貫性的敘事體中，且不需將省思與感懷自限於個人記憶與觀察，而是嘗試大膽推及於地方歷史的整體中（包含先前看似不可撼動的官史在內），如此當更能促進讀者對於地方時間圖像的思考與感受。

六、結語

「台灣文學旅行系列」邀請「在地」作家以親歷的斯土風華為文導覽，有別於以往外人至異地探險遊歷的一貫模式，以綿密的記憶和深刻的情感描繪出在時間長河中姿態變幻的文學地景。

本文所關注的是，此種取徑塑造出什麼樣的地景？以何種地方認同與情感氛圍為基礎？其中帶有哪些文化情感與社會需求？

本研究發現，在地觀點的文學地景呈現下列特色：

（一）將傳統上旅行與在地的二元對立與從屬關係加以顛覆並重新組合：旅行的前提原是離家，在地則固守家園，但在「台灣文學旅

[85] 劉世安譯：《歷史研究導論》，頁73、頁83。

行系列」中，作家原為在地人，卻因離鄉背井或地方變遷而跳脫遠離，再回頭以既遠又近的眼光注視著地方；原本旅行是關於移動，在地則為定居，但此系列中的地方之旅缺乏較具規模的空間移動，卻沿著時間徘徊游移、軸跳躍往返；之前，旅行希冀的是奇異與新穎，在地則仰賴家園的親切熟悉，如今在此系列中，在地作家以外人眼光窺視故土，發現在時光流逝與現代化進程的影響下，遍地盡皆陌生疏離；本來，旅行是關於航向他方，在地則定著於此，此系列中，他人異地對作家而言曾為家園故土，卻於人事變遷之後面目全非，在此安居樂業的過往歲月遂成為遙不可及的彼方。

（二）以作家感性和文學筆法體現地方感與文學地景理論的幾個主要論點，例如地方感此一概念中「個體對特定地點滋生眷戀」的面向；作家個人認同與文學心靈和地方的緊密聯繫，也展現了地方感對個體的重要性。至於地方變遷所帶來的多重失落，亦再度印證地方對人類安全感與集體歸屬感的重要性。此一系列也生動地顯示出，個體與地方在文學中是如何相互束縛於記憶中，一方面是地方使記憶豐盈與延續，另一方面則是個體與群體記憶賦予地方獨特與鮮活的形貌，並使之銘刻於人類心靈。

（三）開展出多元主觀的在地性：在遷徙頻繁的現代社會，在地身分的認定除了以出生成長之所在為基礎，連就業、婚姻、居住、機緣巧合與情感投射也都成為地方認同的來源，「在地」遂成為一種多元主觀式的光譜滑移，而地方歷史書寫的策略差異，也或多或少反映了此種在地性質的多元分歧，雖然在某些重要面向上，例如懷舊之情的迸發與今昔對比之感慨，是多重因素交織下的後果，並未受到傳統在地認定中家鄉與非家鄉的分野所切割。

（四）將地方之旅由空間移動轉為時間回溯：由於以往「在地」標籤下與土地的密切聯繫漸趨薄弱，個人缺席與地方變遷使作家對描繪當前地景力不從心，遂將地方之旅由空間性質轉為時間導向的懷

舊憶往。作者個人層疊反覆的記憶回溯構成旅程重心，主要模式大致如下：回顧過往並對照地方現況，人事全非導致物件、親友、世代、地方風情與榮景等多重失落，懷舊愁緒就在這些人事物的牽引之下，和地方與群體緊密結合，相互迴盪。時移勢轉、今非昔比的感嘆迸發蔓延，作家在此種氛圍的籠罩下徘徊留戀於斯土舊景，將歷史記憶層層堆疊於當初預設的旅遊目標，地景雖因此更為豐富多元，但最終呈現的是一趟不可能的旅程：作者徒有在地名號，但早因時空阻隔而成為遊子，即使返家，也只能在歷史記憶中浪遊。從實務層面來看，此種在地的遊子、歸鄉的旅人所導覽的是一個無人可及的目的地，但在文化層面來看，此趟旅程是歷史衰微、故舊凋零的危機所引發的一種抗拒措施與矯正手段——作家試圖用文字喚起記憶、療癒失落、恢復歷史，甚至連繫過往與當下以發掘希望及重生之契機。

這趟地方的時間之旅中所呈現的地景並非二度空間平面圖，也非單純三度空間，而是容納了人們認知與情感、歷史與記憶的複雜多向時空交錯。正如Crang所言，[86]地景作為自古至今自然與人為力量對一地共同塑造而成的獨特物質與文化型態之組合，就像一張刮除重寫的羊皮紙，對一地的文化變遷做了豐富的記載。其中，事物可能被抹除、可能留下痕跡，而新事物可能被增添上去。在時間流中姿態變幻的地景因此可被視為「文化的記憶庫」[87]，既含有塑造當地生活的地景，也有被塑造出來的地景，而人群和土地在其中緊密的聯繫與互動。

「台灣文學旅行系列」中，在地者回溯地方過往所構成的地景，體現了上述觀點——亦即地景作為時間演變的層疊記載、文化的記憶庫、人民與土地的聯繫之所在；作家既記述了形塑群眾生活與己身文學心靈

[86] 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頁27。
[87] 同前註，頁28。

的時間地景，也建構出其後亦有能力回過頭去塑造地方的文學地景。

參考書目

小林紀晴：《日本之路》，台北：遠流，2001。

六月：《蕉城鄉思雨》，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方梓（序）：〈來到暖暖〉，蕭蕭著：《暖暖壺穴詩》，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心岱：《玉山悠然行》，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3。（原書：Mike Crang. Cultural Geograp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王灝（序）：〈半線旅行，彰化深情〉，康原著：《彰化半線天》，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田炎欣：《深坑美簪櫻》，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向陽（序）：〈美麗之谷〉，林柏維著：《鹿谷茶飄香》，台北：紅樹林文化，2004。

朱衣：《岡山樹色新》，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吳當：《成功山海戀》，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吳鳴：《來去鯉魚尾》，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吳鳴：《豐田和風情》，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吳潛誠：〈地誌書寫：楊牧與陳黎〉，《更生日報》，1997年11月9日。

林柏維：《鹿谷茶飄香》，台北：紅樹林文化，2004。

胡錦媛：〈遠足離家——迷路回家〉，《臺灣當代旅行文選》，台北：二魚出版社，2004。

康原：《彰化半線天》，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康原：《作家的故鄉》，台北：前衛，1987。

張時坤：《涵碧水沙連》，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黃秋芳：《東河網深情》，台北：紅樹林文化，2004。

愛亞：《湖口相片簿》，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曾志朗（序）：〈喚起對旗山的共同回憶〉，六月著：《蕉城相思雨》，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溫小平：《天母不了情》，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齊萱：《後山海天藍》，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歐宗智：〈開拓旅行文學的新領域——評介《縱橫天下》〉，《書評雙月刊》第四十三期，1999年12月。

陳銘磻：《竹塹風之戀》，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陳謙：《戀戀角板山》，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陳銘磻：《五峰清泉夢》，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陳銘磻：《尖石櫻花落》，台北：紅樹林文化，2002。

陳正家：《九份黃金客：台北縣瑞芳鎮的山城之旅》，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陳艷秋：《佳里火鶴紅》，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陳艷秋：《七股舞黑琵》，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康原：《作家的故鄉》，台北：前衛，1987。

劉世安譯，《歷史研究導論》，台北：麥田，2001。（原書：Michael Stanford. *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1994.）

蕭蕭：《暖暖壺穴詩》，台北：紅樹林文化，2003。

Beaugrande, Robert de, and Dressler, Wolfgang U. *Einfűhrung in die Textlinguistik*. Tűbingen: Niemeyer, 1981.

Dann, Graham. *The Language of Tourism: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Wallingford: CAB International, 1996.

Eliade, Mircea.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9.

Hall, Michael, and Tucker, Hazel. “Tourism and Postcolonialism: An

Introduction." *Tourism and Postcolonialism.* Ed. Hazel Tuck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24.

Henderson, Heather. "The Travel Writer and the Text: 'My Giant Goes with Me Wherever I Go.' " *Temperamental Journeys: Essays on the Modern Literature of Travel*. Ed. Michael Kowalewski.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2: 230-248.

Hollinshead, Keith. "Tourism and New Sense: Worldmaking and the Enunciative Value of Tourism." *Tourism and Postcolonialism.* Ed. Hazel Tuck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25-42.

Fishwick, Lesley, & Vining, Joanne.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Recreation Pla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2.1(1992): 57-63.

Fogel, Joshua A. *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 1862-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6.

Malpas, Jeff E. *Place and Experience: A Philosophical Top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Relph, Edward.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Simmons, Beverley A. "Saying the Same Old Things: A Contemporary Travel Discourse and the Popular Magazine Text." *Tourism and Postcolonialism*. Ed. Hazel Tuck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43-56.

Soja, Edward W.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1989.

Stokowski, Patricia, A. "Languages of Place and Discourses of Power: Constructing New Senses of Place."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34.4(2002): 368-382.

Titscher, Stefan, et al. *Methods of Text and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2000.

The Native Traveler's Journey at Home: Time and Space Illusions in the "Taiwan Literature Travel Series"

Yi-Chien Le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ravel writing has become popular in Taiwan's publishing market. In contrast to the outsider/foreigner perspective adopted by most previous travel accounts, the "Taiwan Literature Travel Series" published during 2002-2004 invited local/native writers to construct travel landscapes from within. However, what qualifies one as a "local" writer? What sense of place does this "local" identity imply and what kinds of landscape were hence constructed?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texts reveals that high degree of mobility in modern society has made the "local" identity more subjective and diversified, and long periods of estrangement not only produced a sense of alienation on the "local" writers but turned the supposedly space-oriented travel accounts into time-biased nostalgia.

Keywords: travel literature, sense of place, history, memory, landscape